

■工友情怀



“一根筋”陆班长

□赵闻迪 文/图

“一根筋”，字典里解释为固执、死板、认死理、不知变通，我们部门综合班班长陆东就是这样一个人。

当初我被分配到综合班时，陆东还是副班长，每次我叫他“陆班长”，他都要纠正我：“是副班长。马班长才是班长。”有人说：“一个称呼而已，何必这么较真？”他认真地说：“副的就是副的，不能叫错。”我们只好叫他“陆副班长”。我心想：这个人怎么这样认死理。

没想到认死理的事情还在后面。综合班负责现场输灰管道的巡查维护和灰渣排放，我们每隔两三个小时就要到灰渣平台上放一次灰渣，每次大概四十分钟。灰渣平台上的操作小室里只有一张木桌和一个板凳，排放灰渣的操作简单，按几下按钮就行了，有人待得无聊就拿出手机玩，有的女工把毛活儿带在身上，一边放灰渣一边织毛活儿，但这是违反劳动纪律的。陆副班长就经常到操作小室查岗，逮到谁玩手机、谁织毛活儿就扣奖金。他个头小、身材瘦、动作敏捷、走路又快又没声音，悄悄顺着铁梯爬到二楼的平台，伸长脖子从玻璃窗往里一看就看得一清二楚。那些爱织毛活儿的工友又气恼又无奈，跟他争吵过好几次：“织毛活儿又不耽搁放灰渣，你管这么严干嘛！”他一脸严肃地说：“虽说放灰渣是机器操作，但人也得在旁边看着，时刻关注机器运行工况，哪能马虎大意？”“那，不织毛活儿，玩手机也不行？”“不行！工作时间不能干与工作无关的事！”“你真是根‘一根筋’！”

没过多久马班长退休，“陆副班长”成了“陆正班长”，“新官上任三把火”，陆班长的“第一把火”就烧向了值夜班时偷偷睡觉的人。其实后半夜没什么活儿了，打个盹、睡一会儿也无伤大雅，搁在脾气大大咧咧的班长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，偏偏陆班长是个“一根筋”，只要违反劳动纪律的事一

律不能做。班员们都害怕他值班，只要他值班，谁都别想偷睡觉，多困也得熬着。他自己永远是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，一会儿检查输灰管道有无堵塞，一会儿写《风险点分析》，一会儿查看大家的《技术问答》，大冬天的都能忙得额头流汗。

我实习期满转正后就能拿奖金了，别的班的班员奖金都拿到手了，我们班的奖金还没发下来呢。我正在奇怪，班员梅姐告诉我：“别急，咱们班的奖金永远是最后一个发！”“为什么？”梅姐说，陆班长有个小本子，叫《班组劳动纪律记录本》，上面一条一条记着“某天，某人迟到十分钟”“某天，某人脱岗二十分钟”等等。每次领到奖金，他都要翻开那个小本子，左手计算器右手纸笔，一个人一个人地计算……不算清楚是不会发的。“那扣下来的奖金怎么处理呢？”“奖励给当月表现好的。比如，某某加班了，某某发现设备故障并及时处理好了。”“那被扣奖金的人不跟他吵架呀？”“刚开始是吵过，可他是个‘一根筋’，吵也不管用。日子久了，大家看出来这种管理方式确实有效果，又知道他虽然固执、死板，但技术好、有水平、处事公平、待人实诚，就服气了。”

有一次，陆班长带我上现场巡查，我背上工具箱就往外走，他忙喊住我：“待会儿爬高上低的体力消耗大，你不带瓶水？”我心想工具箱就够沉了，再带瓶水不更重吗？我摇摇头说不渴。他没说什么，背上工具箱跟我一起走出来。谁知巡查到一半我的嗓子就直冒烟。我不敢讲，怕陆班长数落我，只好忍着，结果越走越渴。这时，陆班长递过来一瓶水。我惊讶地看着他：“你不渴吗？你喝什么？”他打开肩上的工具箱给我看：“我帮你多带了一瓶。快喝吧！”没想到到这个“一根筋”还有这么细心体贴的一面。

路遥知马力，“一根筋”陆班长在我们眼中越来越可亲可爱了。

相亲

□韦耀武



二姨夫说好话，把他的行头借给二叔去相回亲。母亲起初不肯，拗不过么妈苦求，只好去了。没想到二姨夫很爽快，当即把自己的衣服找了一套，还把腕上的手表也撸下来，一并给了么妈。

有了这身行头壮胆，二叔那次相亲很顺利。接下来女方家人来二叔家回“相”，么妈也做了假，把女方家人领到隔壁的刘婶家，刘婶家自然比么妈家条件好。女方在刘婶家吃喝住一天，招待的都是么妈，以为那就是么妈的家。

亲事就这么定了，婚期定在了腊月。新媳妇一进门，新郎是当初相的那个人，家却不是当初“相”的那个家。可生米煮成熟饭，退亲退婚在当时基本是不可能。就这样，新娘成了我二婶。

婚后的一段日子自然是烽烟四起，二叔和二婶常常闹得鸡飞狗跳，二婶也出走过好几次。倒是二叔，人生得勤快，分田到户后，把自家的田地侍弄得热热火火，加上儿子的出生，日子风生水起起来。

现在，二叔和二婶生活得很

幸福，盖了楼房，家里一应现代化的装饰装修，村里给他们办了养老保险，二叔二婶坐在家里每个月都有几百块钱。二叔常感叹，想不到咱种地的农民也和城里人一样，拿上了退休工资。二叔的儿子早娶了媳妇，孙子也都六七岁了。有时候，二婶和我母亲闲聊起来，二婶还佯装嗔怪说，是我母亲和么妈合计着用身衣服把她“骗”来的。母亲呵呵一笑，说：“没有我当初的‘骗’，哪来你现在的的生活。”二婶也不由得跟着笑起来。

■独家连载

■三线军工建设尘封记忆 工会网上工作通俗演义 ■劳动模范家国情怀 网络社会世相百态

造化同工

(小说)

□关明

桃李春风一杯酒 江湖夜雨十年灯

“我不回美国了，就留在南川，给我爸做骨髓移植！”

——仲乐乐的决定

仲乐乐回到了南川，这个消息在小伙伴中间传开，吴启南、魏建华，还有宣扬他们几个当年的小伙伴高兴了好几天。

仲乐乐是仲长丰的女儿，从小和他们一起在红光沟里长大。后来跟着母亲到南方上学，又到美国工作。如今回到南川，到红光沟看望父亲。

魏建华、吴启南他们一起从南川机场接到她，仲乐乐一身洋派打扮，见面和他们讲话却是冒出一口掉渣的川普腔，这妮子说：“矮马，好久不说，我都快把川普忘记了。先带我到红光沟里看看去！”

他们来到厂区，看到工厂车间已经搬迁得差不多了，文化旅游区正在建设，车间里到处都是铁——铁管、铁架、铁屑、铁块。花花绿绿的油漆斑驳地覆在各种机床的表面上，许多蓝工装和线手套在火星、机油、砂轮、滑车里上下翻飞。

魏建华说：“你再回来晚几天，可能都看不到红光厂了，现在留下的，只是一个试制车间而已。”

仲乐乐说：“那我们就去车间吧，别告诉我爸，我想给他一个惊喜。”

走到车间门口，魏建华进去找了一圈，出来对他们说：“奇怪，一向守在车间的仲工，今天偏偏不在。”

吴启南说：“他能去哪里？”魏建华想了一会：“我想来想去，他身体不好，视力也不行，恐怕是走不远，只有一个地方可能性最大。就是车间后面的克难坡，原来的厂内试车场。”

试制车间后面不远处的一面山坡，秋草正茂，仲长丰面对着夕阳，坐在坡上闭目凝神沉思。这里曾经是试车的坡道，现在还隐约留着当年的坦克履带印痕。他坐在坡上，倾耳细听秋风划过草尖的声音，一时间耳边恍惚传来战车的轰鸣声。

从他少年时第一次踏上这里开始，克难坡的草木已经枯荣了四十多个春秋。这些年，项目组的人员一个接一个地离去，有的下海、有的出国、有的去南方打工。只有他在这里坚守着，看着树上的果实一颗颗坠落，坡上的

衰草一天天枯黄。

他还能够想起，那山坡上一棵最大的树下，坐着一对青年男女，他们谈文学、谈理想、谈自己的现在和工厂的未来，经常是把各种话题说了一遍又一遍，仍然犹未尽，他们根本不在乎说什么，而在乎与谁说话。经常地，从午后一直说到夕阳西下，然后相伴着回家。在那几年里，他们连手都没有拉过，但是双方都觉得心连在一起了。

每当回忆起这一场景，仲长丰就一阵感慨，那真是一个纯真的年代啊。这些光阴的故事，永远地藏在了仲长丰的心中。

在音乐声中细思前尘往事，恍惚之间，似乎有个女孩缓步向他走来，裙裾飘飘，装束一如当年，恍如昨日重现。这样的梦境已多次在他头脑中出现，只是不明白这次为什么出现在白天。他闭上眼睛，努力想留住这梦境，却听到耳边一声轻轻的呼喊：“爸爸——”

仲长丰忽然惊醒——这不是梦！

“乐乐！真的是你？”当天，仲乐乐做出了决定：“我不回美国了，就留在南川，给我爸做骨髓移植！”

(连载43)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由

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

要求。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

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